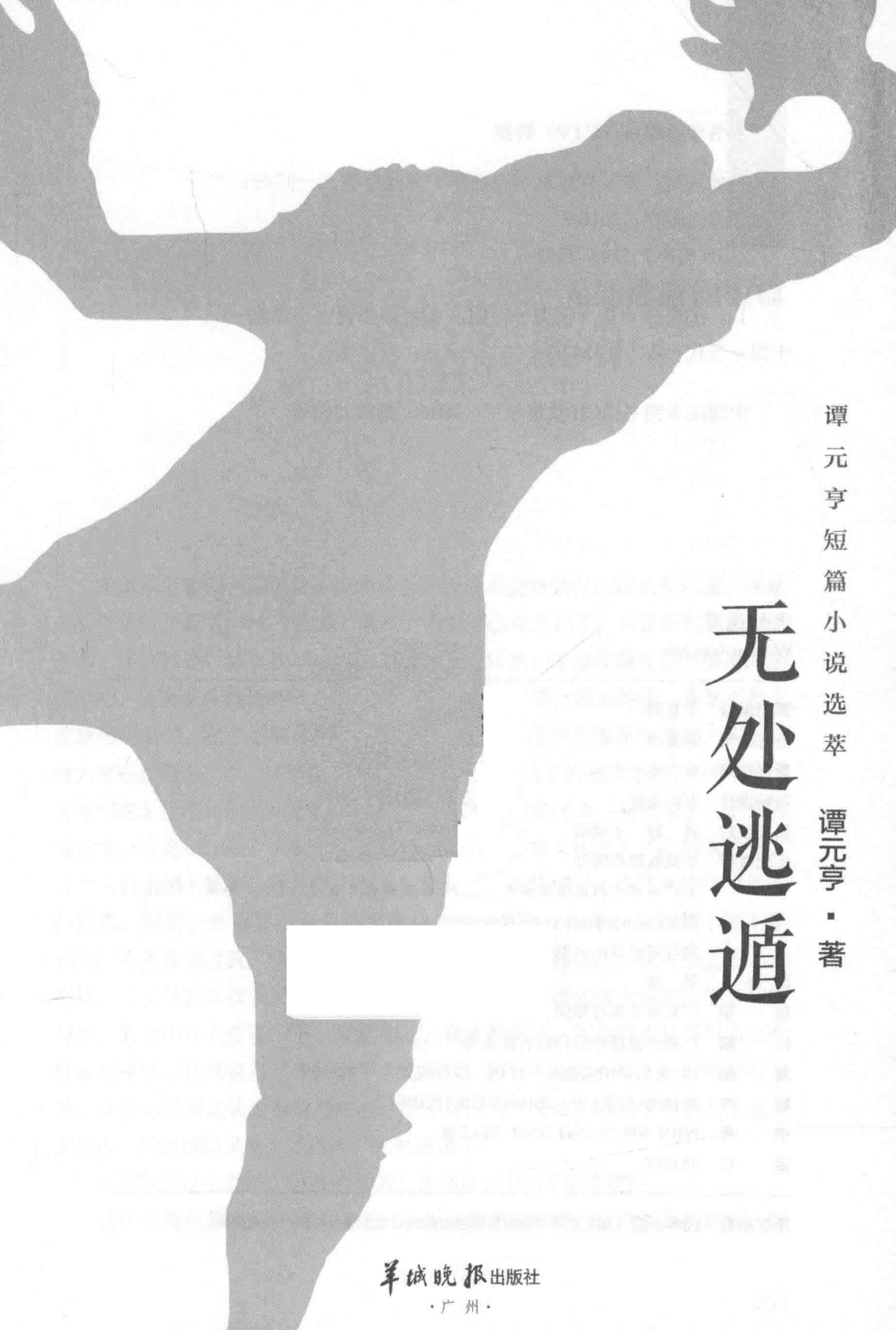


谭元亨短篇小说选萃 谭元亨·著

无处逃遁



谭元亨短篇小说选萃 谭元亨·著

无处逃遁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处逃遁：谭元亨短篇小说选萃 / 谭元亨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543-0362-7

I. ①无… II. ①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2262号

无处逃遁

WuChu TaoDun

策划编辑 朱复融

责任编辑 朱复融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董琳 王晓娜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510665)

网址：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德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5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362-7/I·29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古老的风车 / 001

圣 手 / 016

小院的子民们 / 031

金 手 / 041

湖 畔 / 069

孤独的牧鸭人 / 089

尖顶的钟楼 / 105

山 鬼 / 120

无名烈士墓下的足迹 / 130

楚河汉界 / 151

壁 虎 / 162

火 / 175

“凶 器” / 184

半夜有人敲门 / 196

永远九十九 / 209

月夜 老人 情侣 / 228

地 母 / 241

净手老赵 / 255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古老的风车

不知道堂·吉珂德寻来搏斗的风车有没有这么大——它阴沉沉地兀立在山根下，竟犹如一只秃鹰，发黑的叶片带着那么一股难以道出的狠劲，在切割着氤氲的云烟，划裂开山野间和谐与秀媚的景色，破坏了任何一位来到此地的客人的心境。似乎它的责任就只是用凛然的叶片来炫耀自己的古老，庞大与阴狠。那随着叶片旋转的竹筒，总是漫不经心地将提上来的水从戽口中倾出，大都倒在水槽外面，重新回到溪流之中，只有少部分能随着水槽流向村庄、油榨房和碾米厂。如果风大一点，转速快了，反没水进槽了，全扬在外面。

还是第一次见到它时，李昕心里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压抑感。那时，他才从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一个报社工作，正朝气蓬勃地走向新的生活。按理，见到风车，都会有新鲜感。

可这风车！

那是个炎暑的季节，他奉命来到这山区采访，攀上一处山口，正热得头昏脑涨，连身上唯一一件背心也剥掉了。山上的树木刚刚被伐个一干二净，连个荫凉的地方也找不到。冷眼看到山脚下有这么个风车，满以为会有个庇荫之处，谁知跑去，那风车却死不断气地慢慢转着，使人觉得一丝风都不为存在，热得更难受了。叶片底下的影子是移动的，一会儿便过去了，相比之下日头更显得火辣。他支不住了，只好又往前走。走出一段，再回头看看风车，便觉得这庞然大物是那么可悲。

那次，他只是路过此地。

热得扛不住了，他整个人跳到水溪里，可一上来，让日头晒得一身蒸发起来，反而憋得出不了气……没有树，没有树，他心里一个劲地诅咒。

忽然，传来一阵“咯咯”的笑语。

他恼了，掉过头，狠狠地盯了发出笑声的地方。

小小的灌木丛里，站起了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妹子，仍傻乎乎地直冲他笑，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放肆，似乎不知道夏天的炎热。

他凶恶地喝道：“笑什么？”

那妹子仍一个劲地笑，也不怕。

他竟让这笑声镇住了，似有所悟，末了，终于把头上用来遮阳的红背心扒了下来。这时，小妹子才收住了笑声。他想准是山里人有禁忌，红的不可戴在头上。乡下演戏，索命的鬼才带这么个血糊糊的红帽子。

可小妹子却迎着 he 跑了过来，跑到他身边，猛地往上一蹦，他正吓得往下一缩时，一圈子绕好的藤和叶竟从小妹子头上飞起，扣到他头上了。片刻间，一股清凉的、略带点草药味道的气息裹住了他的全身，他顿时只觉得神清气爽，全身都松快起来了。

他还来不及说什么，小妹子又“咯咯”笑了：“满山都是黄荆条，就不晓得认嘛？”

“黄荆条？”

“哟，连名字都不晓得？你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妹子开口，毫无顾忌。

李昕一下子红了脸，说：“莫骂人好嘛？”

“我妈妈说，不骂几句，人发跳不了。我看你呀怪……怪蠢的了。”

还是在骂。“发跳”是聪明的意思。

李昕只好苦笑了一下，山里净是野妹子，骂人不当回事。

后来，小妹子才告诉他，山里人上路，大热天，都兴绕这么一圈黄荆条在头上，因为它会散发出一股清凉的气味，不仅可以去暑，还能够赶走许多专门叮人的小虫子……小妹子热情、爽直，就如炎夏里的一股清风，叫李昕很觉亲切。

可不，她与风车，给李昕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到底是人，活生生的精灵……

迄今，已年近半百的李昕仍诧异，当日，自己为何把她与风车作对比呢？是因为那烤人的日头么？

人，无论如何不是物！

然而，今天，当李昕远远看到那风车的阴影时，却仿佛觉得这便是她——易春秀，当日在路上巧遇的小妹子。她永远似那叶片，嘶哑地重复着一段又一段的古老而又陈旧的话，带来一阵又一阵烤人的热……

李昕总是想驱赶开这样的感觉，可怎么也驱赶不了。

怎么说呢？是感觉，还是自己本身就负有某种罪责，把她变成了它呢？

那已是第一次相遇之后的第四年了。

这四年间，李昕与我们的国家一样，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他的头也曾水肿得似笆斗一样大，身体衰弱得以致不能结婚——都快三十的人了。生活的困苦，使他懂得了四年前许多不为懂得的东西……他被派到上次路过的山区采访，因为近年那里有省委一位书记蹲点，不消说，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丰收。

当然，再去宾客盈门，他已经知道了真实的内幕，可这是得去写遵命报道呀。反正，报纸是当权者的喉舌，总得照办。何况那位书记马上又要平步青云呢。

没料到，接待他的，竟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小妹子。

女大十八变。当年十四五岁的易春秀，如今已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她如今是生产队长，大队的支部副书记。

也许接待的人多了，她没有认出李昕来，一听说是记者，便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伸出了手，落落大方地说：“谢谢你们的关怀。这都是托韩书记的福了……”

李昕使用报社里拟定的采访提纲开始了工作。可没料到，她说出来头头是道，比提纲考虑的还全面：“……我们这里过去是穷山沟、旧社会里……连一户地主也找不出，富农也没有，扫地无土，拍壁无灰，禾镰子上壁，口里就没吃的了……这几年，听说山外边够苦的了，小摊上买一碗狗肉，得四五块钱，还有吃出人的手指头来的。可我们搭帮来了韩书记，领导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接连获得了大丰收。韩书记就住在我的家里，与我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

么，另外搞点别的，他就生气……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顶住了‘三自一包’的歪风，煞住了分田单干的倒车，调动了广大人民公社社员的积极性……”

李昕一一做了记录后，方才提起：“小易，还认得出我么？”

“你？”

“四年前，那黄荆条的帽圈……”

“想起来了，想起了……”易春秀一下子恢复了山里人的野味，又拍手又跺脚，“原来就是你呀，你走了后，我还在想，过几天还得回的，我天天都在那条路上砍茅柴，就总不见你……”

李昕说：“回去时，我走了另一条路。”

“害我好等，后来，还骂你七七四十九天。”

“凭什么骂？”

“你答应了的，回来一定进屋。讲话不守信用，该不该骂？”

“该。只是，我怕你们那条路，太晒人了。”

易春秀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说也是，就我们这条路上树砍得最干净……不怪你，今天总该兑现了嘛？”

李昕也想到这位“大人物”住过的家去看看，便满口应承下来了。

一进她家堂屋，便见一位老人在舂米，那磨石外面编上竹罩的舂，已经很陈旧，发黑了，推起来“嘎嘎”的声音分外难听，李昕似乎又见到了风车，进了古老的乡间，他不由得问：“怎么还用这东西呢？”

易春秀一怔，说：“舂出的米好吃，还不得水肿病。”

李昕还以为这里没有水肿的概念呢，便又问了一句：“你们这也犯水肿病么？”

易春秀更是愣神了，刚才，分明是想掩饰什么，不料又漏了别的底，半晌，才说：“既然是熟人了，我也不瞒你，我们这闹水肿的还不少。”

“不是说丰收么？”

“那只是今年才丰收。”

“是韩书记来了？”

她却沉默了。李昕倒是知道一些底细的：“在韩书记来到之前，不是有人

来蹲过点么？”

她点了点头。

“不过，听说那些人都拔了白旗，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她吃了一惊：“真的？”

李昕点了点头。

她的脸憋红了，终于，忍不住了，滔滔不绝地说道：“真丰收了，还是搭帮他们，在我们这里搞了‘三自一包’，大家都有了劲，连山上许多荒地都开出来了，亩产一下子翻了一番……他们可真是好人，自己也得水肿了，累的。可突然之间把他们叫回去了，后来，又派人来搜了他们的屋子，连巴掌大的小纸片也不放过，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不久，韩书记就来了，到秋收时就宣布，不按‘三自一包’的方案分配了，要坚持一大二公，‘三面红旗’，说这次丰收是高举‘三面红旗’所赢得的……韩书记又住在我家，我当然只能听他的，把原来队长撤了，让我当上……可我什么也不懂，你说，我该怎么办……”

李昕为她的一片纯真所感动，可是，他又能对她说什么呢？沉吟了良久，终于说：“既然是他这么教你说的，你就照他的说好了，不然，你就会像那几个蹲点的同志一样……”

“真怕人，连巴掌大的纸片也搜去了，说他们写了什么反动文章。”易春秀仍心有余悸地说，红晕中又透出白色来。

李昕颇怜惜地看着她，不由得想到，让一个纯真的野妹子天天去背诵那为上面所规范化了的说明词，该是多大的委屈和折磨呀！她能胜任么？万一胜任不了，漏出口风，这会为她带来什么呢？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对易春秀来说，最好不过的办法是离开这个地方，这样，真话假话都无所谓了……可她又怎么能离开呢？除非嫁出去。只是现在，声名鼎盛，谁会找她呢？而自己呢？

想到这，他不由得吃了一惊，自己分明对她是有好感……只是，只是这时把她带走，别人会怎么认为呢？

他终于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在村庄里流连了些日子，过去从未见过的古老的农具，他在这里都能见到，人拖的犁——牛是上不了山的，舀、舂、碓、筛谷的风车——不是打

水的风车，龙骨水车……种种。这一切，那位韩书记可也看到了么？古朴的田园风光，在他心中留下的却是久久不可排解的沉重的阴云。

他告辞了。

易春秀依依不舍地一直把他送出山口，显然，她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可到底什么也没说，只脸红一阵白一阵。

他最后只说了一句：“既然韩书记来过，你们不趁这个机会要点投资，修个小水电……”

她说：“人家只在这里待了一夜。”

可不，晚上能看到什么呢？

又是风车“嘎嘎”的怪响声充斥了整个空间，他们终于分手了，什么也不说了。

后来，李昕写的报道，发了省报的头版头条。自然，影响是很大的，由此，他被提拔为记者部的副主任。不知怎的，他总怕易春秀会看到那份报道，因为报道中好几处提了这位新上任的支部副书记的名，还说韩书记就住在她家中——分明是说韩书记亲自培养了她，自然，报道的调子纯粹是歌功颂德的，同韩书记在中央报刊上发的介绍经验的文章完全一致——敢不一致么？

但易春秀不可能不读到那篇报道。

她会怎么想呢？

这样的念头折磨了李昕好几年时间。他再也没敢上那里去采访，他害怕接受一次心灵的审判……然而，三年之后的一天，电话“叮铃铃”地响了，给他带来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是李昕副主任么？”

“是的，你是谁？”

“贵人多忘事，我是易春秀呀！”

“你来……了？”

“省城也该我们转一转呀！”当日的小妹子口气不小，可仍是那股泼辣劲，“你那里总不是金銮宝殿？”

李昕连忙表示：“欢迎你来呀！你也够神通广大的了。”正准备把来的路线告诉她。

可电话里已说：“我就在你对面的农资公司。”

于是，李昕赶紧下楼。

出门，就见易春秀在对面马路站着。

不知怎的，李昕只能认出她一个“影”来——远远看，是过去小妹子的影子，走近了，反而认不出来了。说朴实嘛，也朴实，却是一件洗得发白了的干部服，上面还规规矩矩插了好几支钢笔，胸部箍得平平的，乡下作兴的高挺的胸乳为羞耻，也不兴用胸衣，但衣的下摆很大，裤脚也很大。头发也剪得齐脖根长，颇有点当年战场上女战士的味道。脸上已没了少女妩媚天真的笑靥，颧骨显得凸出、笔正了，嘴巴也变得扁平……李昕怀疑自己是面对着宣传画的平面上用色彩烘托出的某种女干部的规范形象，竟在她跟前怔住了。

“三年就不敢认了？”易春秀先开了口。

“不呵，不……”李昕不知如何解释。

易春秀也不计较，只说：“得先等一下才能上你家去，我要找的人还没来……”

“你来干什么？”

易春秀把他领进农资公司一间会客室内，自己当起主人，抓过茶听里的一大把茶叶往杯里放，在旁会客的另外几个人只睁大眼睛看着——有这样泡茶的么？一听茶叶能放几次？可她满不在乎，把茶泡得浓浓的，端到了李昕面前，才说：“公社托我来搞几吨化肥。”

几吨？李昕抽了口冷气。

可易春秀就像吹口气一样轻巧。

她似乎看出李昕的神态了，便说：“这也托你的福了，不靠你上次临走出的主意，我还担不了大事呢。平日，只管接待来宾，讲韩书记如何同我们一道吃糙谷子，一有什么事，就得我出马……看我说得乱了套，牛胯扯到马胯里了。如今我是不用出工的，专门只管接待来宾，接待一天，记一天工，队上还有补助。这倒好，省得费力气，也省得费脑子，讲来讲去一块巴巴……”

李昕插了一句：“上次你可没讲韩书记同你们一道吃糙谷子吧？”

“呵，那时没说，没意识到这具有深刻意义，其实，就是屋里舂出来的糙谷子，那时，没有如今白米吃的……”

“如今吃白米了？”

“可不，这搭帮你呀，你一走，我把你的主意一说，大队支书就陪我上了地委，地委书记认识我，参观过我们那的，一说是韩书记蹲点的地方，马上就贷了款，修了小水电。后来，贷款也没叫我们全部还，便龙得水！”

“有打米厂什么的呢？”

“有了。”

李昕不由得又想到那风车：“风车还在么？”

“在啊，老人舍不得拆。”

还是那样，阴沉沉地转动着，转动前，漫不经心地把所有的水洒到水槽外面——李昕这么想着。

“尝了这回甜头，以后，队上缺什么紧俏东西，就找上我了。后来，连公社也求上我了，好像我是活菩萨，只差没给我烧香上供了。我一上哪，真是点到飞灵，要拖拉机有拖拉机，要农药有农药，要水泵有水泵。这不，又要化肥来了……队上的人都懒了，舍不得功夫上碾土粪子、上山抠鸟粪。我嘛，也不好不来……”她颇有几分得意，但脸上仍显得很严肃认真。

也搭帮韩书记如今走时运，上次报道后，上面还转发了，最高层还专门对他有批示，如今兴讲接班人，他日后的前程便不知在省里排第几了……李昕心里这么想，他自然是深知一切内幕的，只是那几位蹲点的同志却给流放到边远的农场去了……

正在这时，会客室门口探进一位干部的脑袋，在说：“易代表，我们的经理来了。”

李昕好不诧异：“代表？”

易春秀说：“哦，我刚当了省党代会的代表。”便拉李昕，走，找经理去。

“我在这等好了。”

“不要紧的。”

易春秀手抓得很紧，挣不脱的，李昕只好同她一道去了。

没进办公室，经理已迎出了门口：“呵，是易代表，要几吨化肥么？我已经批了，八吨，够不够？不够还有……”

易春秀一愣，立即说：“那，再给五吨！”

经理回到办公桌上，马上就写了批条。

易春秀却不苟言笑，把批条插进口袋里了，而后说：“那就多谢了。”

“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你们是韩书记的点，好赖也得撑起来。要扫了他的面子，我们这些芝麻官也就倒霉了。”经理倒是不乏机锋，“这位是……”

“省报记者。”易春秀介绍道。

“哦，吹喇叭的也跟来了，别忘了给我们说几句好话，我们全力支持这个点……”

李昕浑身不自在。

易春秀已经站了起来，一拉李昕：“走，事办完了。”

就这么出了门。

出了门，李昕才说：“你怎么一句客气话也不说。”

易春秀却说：“我已经够客气了。”

李昕无言以对。

“上你家去吧。”易春秀说。

也许，到了李昕的家，易春秀才多多少少显得有点郁郁不欢。

此时，李昕已经成了家，还有个一岁的孩子。妻子是一所大学的助教，两人工作，一个光往外跑，一个在做学问，屋里乱糟糟的，尿片子扔得到处都是。进屋，易春秀见状，不知为什么，竟说了一句：“你还真有个家了？”

李昕一时没在意，说：“不像个家也还是个家。”

后来，他才想起易春秀当时的脸色——微微有点发白。

但一切都过去了。

任何人的内心都有过不止一次的微妙时刻，但只要不曾披露出来，这种微妙的感情也永远成为过去了，有的，甚至连痕迹也不曾留下。

事后想起，李昕也只是笑笑而已。

他知道，易春秀迄今仍未成家，虽说二十一二岁不算大，但当时在乡下，十八岁还不嫁人就叫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可她好嫁么？又是省党代会代表、公社党常委、大队副支书……加起来上十个头衔，一般的后生不敢开这个口，可“门当户对”的又找不到……

后来……

十年动乱开始了，因为李昕知道得太多了，所以，一开始挖“三家村”“四家店”的，就先拿他开了刀，给打成了“小邓拓”——邓拓也是当记者出身的吧！于是，牛棚、干校……凡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能遭遇的，他都遭遇到了。然而，他曾报道过蹲点的韩书记，却一直青云直上，由省里的第一号人物，上到了国务院、中央……在囚禁中，他竟听到一位“反革命犯”为那人算命，说这位人物有“天子相”，爻辞中甚至有“玉玺一口吞”的预言……后来果然让其言中了。只是这位“反革命犯”却不曾为此得到大赦，反而加了好几年徒刑。

像李昕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许只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他难道不正如算命者一样。吹了喇叭，抬了轿子，可落得的下场又怎样呢？白居易诗云：“多知非景福，少语是无害。”恐是总结了封建社会上千年的经验才得出的。在流放中，他又与那几位被拔了白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碰上了，他却没敢再问韩书记蹲点更多的内幕……

而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路过易春秀所在的山乡——从一个干校转到另一个干校，其时的干校，全建在穷乡僻壤。

但是，这次，他却无法见到易春秀——倒不是没有人身自由，转移中，正有几天假期。

易春秀已经很少在队上了。她给拉到全省各地去做报告，介绍自己当日韩书记在她家住宿的动人情景，尤其是介绍韩书记是怎样同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做坚决斗争的。

李昕只在村口听到大喇叭不断重复地播放易春秀的讲话（只能是她的声音，虽然已变得那么陌生、刻板与装腔作势了）。

“……我们这里是穷出了名的山沟，岩鹰不造窠，鸟不拉屎……旧社会，连一户地主也找不出，富农也没有，扫地无土，拍壁无灰，禾镰子上壁，口里就没吃的……那些年，山外闹水肿，饿翻了人，可我们搭帮来了英明的韩书记，率领我们高举‘三面红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虎啸狼嗥我敢上，高擎红旗迎朝阳，终于赢得了特大丰收，家家户户吃不完……韩书记就住在我的家，与我们同甘共

苦，我们吃糙米，他也吃糙米，我们吃野菜，他也吃野菜，要弄点别的，他就要生气，说把他当外人了。……他的的确确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哪！我永远忘不了他在这里的日子……”

山谷里，不住地回响。

“永远忘不了……”

说像那风车的叶片，不断地重复着原来的轨迹，还有那暗哑的噪音。

此时，就是易春秀在，李昕也没法走到她的身边，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早就把她包围住了，一天得接待上十个团体。

路过时，一位右倾分子不胜感叹地对李昕说：“她已经成了职业回忆家了。”

李昕说：“可不，这便是她的终身职业。”

但那位“分子”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待走远了，回头，只见风车的影子时，李昕才偶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她可已有家？”

那风车依旧兀立在山根底下，发黑的叶片照样在切割着氤氲的云烟。那随着叶片旋转的竹筒，总是把提上来的水洒落在水槽外面……

已是80年代初了。

那位显赫一时的韩书记，由于可想而知的理由，也终于成为了历史。他在这山里的“功绩”本身也很说明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位同志，也重返了工作岗位。李昕也已是一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未过半百，却已一头银丝。但新的前景异常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的精神却显得年轻多了，不管怎的，至少可以少写像过去那么多违心的、纯粹是假造的文章……

关于易春秀家乡的消息，已早没人过问了。

虽说才只隔两三年时间，人们竟然忘却得那么快，那么彻底！

为什么？

李昕自然是可以回答的。然而，重新工作之后，尽管过去的历史得到了澄清，有了公正的结论，可他心中总隐隐约约感到一种歉疚——自己的一生，是否就如结论一般无憾了呢？纵然是违心写的东西，那个时代已承担了责任，自

己后来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但是，自己不也有所欠么？

于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了故地。

风车依旧，山乡依旧——不，山野是一样的，可村庄却已今非昔比了，造起了无数栋两层楼的红砖房，还有不少乡镇企业，自然不止打来米厂，还有机电、石膏、铸造、食品……等工厂，山区的综合利用，是大有作为的。

当他向一位就像当年的易春秀一般泼辣、天真的十四五岁的小妹子打听易春秀时，那孩子竟惊讶地看住了他，问道：

“有人还找她么？”

“怎么？”

“早没人找她了……只是，她一天到晚还在等着有人找她呢。那怕等得要发蠢了。”小妹子的嘴巴可没遮拦。

李昕一下子也呆了。

可不，在这种情况下，找她还合适么？找了，又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心理后果？小妹子一句话，让他联想到了很多很多……然而，一个更强烈的欲望却由此而产生了，易春秀如今究竟怎样了？

他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

易春秀不在家，她在一个小小食品厂工作。那食品厂是几家联营的，请了几个工人，她便是其中之一。工艺很简单，所以她能胜任。厂里见有记者找她也很惊奇，倒是非常开明地让她放下工作，说：“反正她也干不了多少，真是可怜，咳……”

她居然能认出李昕，一见他，一下子眼就发亮了，脸上有了神采：“哦，是李记者，找我来了？正盼着你们呢！”

她把李昕领到了家里，屋里变多了，春自然找不到了，有电视机、电风扇，还有一色崭新的家具。山区木料又多了起来，离伐光年头又二十余个春秋了。这在李昕是没想到的，显然，她家也富了起来。

倒上的是一杯桔子水。

李昕试图来个愉快的开篇，可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一个意外的细节惊住了，那是他伸过手去接桔子水时，不知怎的，易春秀竟一失手，杯子落在地上，打得粉碎，那一刹那，易春秀脸上闪过了一种无法判定的神态：厌恶、抑

或怀念、紧张，抑或欣悦……都说不清了。

“你怎么啦？”李昕问。

“呵，呵……”易春秀有点慌乱地应诺了几声，便又去重新倒了一杯。这次，没等李昕伸手接，便急忙放在茶几上，末了，才吐了一口气，说：“好久没同人握手了，那时，捏得手都抽筋，刚才……”

李昕这才明白，刚才接杯子时，挨上了她的手，兴许是一时的条件反射。可这一意外，把他准备好的词都冲个四散，没了。

易春秀却颇有几分感激地对他说：“你来了，我知道会有人来的，不会没有人来的。过去也是你来的……你又可以为大家去要化肥，要拖拉机，要水泵了，我不是个废人，我为全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了，凭什么不理睬我了，我还是我，忘恩负义，没我哪有村上的一切？凭什么不听我的？让我去当下手——今天以后，我就不去了，我不信人民政府会饿死人！过去一声喊，一座山都推得平，如今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牛也分了，明年只看用板锄挖田了，我也自私了，不自私不行，上哪抠饭吃……”

她说话的神态，时而显得那么沉醉自得，仿佛周围都是向她采访、求她办事、对她表示崇敬的人，脸上不时地放出一种近乎釉彩的光来；时而又显得那么愤世嫉俗，像在云端里俯瞰尘寰，可最后，自己也堕落尘埃……

她激愤的话已经收不住了，从老百姓骂到上面，又从上面骂到老百姓，而后再说：“人家就是好嘛，能住到我家，如今，连个乡长也不跨我的门坎了，什么臭官架子！叨念大鱼大肉也请不上门，那时是糙谷子……”

李昕连忙抓住话题，说：“如今日子不好多了么？”

“好什么？”

“如今口粮多少？”

“一个一千五，吃不完。”

“收入呢？”李昕看住屋里摆着电视……

“全家有个四五千……”

“还记得吗，那些年闹水肿，一年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

她一怔，说：“可不，韩书记还叫我们闲时多煮点稀的吃……”

“这不比以前好多了么？”